

陔餘叢考卷十一

陽湖 戴翼 耘菴

新唐書得史裁之正

吳縝糾繆謂新書多採唐人小說但期博取故所載或全篇乖牾然李泌子繁嘗爲泌著家付十篇新書泌傳雖採用之而傳贊云繁言多不可信按其近實者著於傳是新書未嘗不嚴於別擇今按唐人小說所記軼事甚多而新書初不濫收者如王播傳不載其闍黎飯後鐘之事杜牧傳不載其揚州狎遊牛奇章遣人潛護及湖州水嬉綠樹成陰之事溫廷筠傳不載其令狐綯問故事答以出在南華遂遭擯抑之事李商隱傳不載其

投古錦囊事陳諫傳嘗覽梁署簿悉能記其尺寸賀與諫本文人無他事蹟可紀此正以見其才非好奇也

新唐書列傳隸事之當

舊唐書張柬之傳有柬之駁王元感三年喪當三十才月之論全載其之新書盡刪之以柬之功在社稷此論非所重也而其論終不可廢則反載於元感傳內舊書李寶臣傳有田承嗣被討私使人說李正已一段文字按此事應詳於承嗣正已傳內寶臣傳何必詳敘新書於寶臣傳但云承嗣以甘言給正已正已止屯諸軍亦不敢進又天子使中人馬希倩勞寶臣一臣盡以百縑希倩怒投之地寶臣慙於是部將王武俊說寶臣私與

承嗣通諫此事已應書實目下不
新書則實臣傳詳之而略於武俊傳又武俊後爲李維
岳部將時一維岳所忌乃自貶損出入不過三四人此
事自應入武俊傳舊書武俊傳乃不敘反敘於其子士
真傳內更覺無謂新書改入武俊傳此皆新書隸事之
詳略得宜也又韓昌黎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謂憲宗
卽位之明年乃元和元年楊惠琳伏誅也下云又明年
平蜀則應是元和二年矣然新舊唐書本紀及通鑑綱
目皆書元和元年三月楊惠琳伏誅十月劉闢伏誅則
平夏平蜀俱在此一年而非次年始平蜀故梁溪漫志
指昌黎又明年句爲誤新書吳元濟傳全載此碑卻刪

去明年平夏句并刪去又字但云明年平蜀謂卽登極之明年也尤可見其不苟下筆如此

新唐書文筆

舊唐書列傳之文高下不等其簡當完

者類多國史

原文如郭子儀傳本裴迥所撰是也一經修史諸人之手輒蕪雜不倫至有市井俗語亦一概闌入絕不檢點者今略摘數條於此如王武俊傳武俊與朱滔田悅李納一同僭號高尙傳安祿山至東都見官軍四集懼而責尙曰汝元向我道萬全今四邊若此向西至關一步不通萬全何在更不須見我史思明傳思明臨死罵曹將軍曰這胡誤我此等語直是戲曲中打諢豈可施於

無一篇不改竄易換大約事多而文省語短而意長過
舊書遠甚一經封勘優劣自見其有彷彿古逼肖者如劉
濟傳譚忠激濟伐王承宗一段文字絕似戰國策劉總
謀殺濟一段文字又似左傳至其用古語處如敘戰功
則第以一多字概之乃本之周禮戰功曰多及國語董
安于多是也齊映傳上令前馬傳詔旨不曰馬前而曰
前馬亦本之國語勾踐爲夫差前馬是也姦臣傳贊三
宰嚭凶化禽晨皇甫將蕃黃屋奔思質敗謀與元盛崔
柳倒持李宗覆張表臣珊瑚詩話謂七字韻語非史裁
所宜不知此正用漢書蒯伍息夫躬傳贊之體蓋蒯伍

諸人皆姦佞故于京於姦臣傳亦倣之藩鎮傳序全用杜牧之罪言此亦倣史遷秦本紀贊全用賈誼過秦論之例可見前輩學有原本下筆不苟定歐陽公服其用功深也舊書紀傳後有論尚仍四六體惟順宗紀則全用韓昌黎散文耳且論後有贊雖倣范史究亦繁復新書改四六爲古文又刪除韻語尤爲得體張巡許遠同功其事敘巡功則遠在其中新書於巡傳旣詳敘戰功故遠傳不復復敘但辨其身後被誣而引昌黎之說以明之更見化裁之妙朝野僉載記李畚母事有御史祿米不出腳錢之說新書列女傳記畚母事則改腳錢曰車庸王鎮傳又曰腳直此皆避俗就雅之法通鑑裴度

闕無日新書則云賊未授首臣無還期較通鑑語更爲
簡勁此可見其鍊字鍊句之工也特其過求簡淨有時
或不免晦澁者舊唐書武后閱駱賓王檄至一抔之土
二句嘆曰有此才而不用宰相罪也新書則述后語曰
宰相安得失此人舊書楊師道妻前夫之子趙節新書
改爲師道妻異姓子雖似避俗然不如前夫之子爲易
曉况前夫子三字亦有所本魏書長孫稚傳以後妻羅
高夫女妻陳興恩則未爲無典也而異姓子三字轉不
典通鑑董昌將僭號謂人曰讖云兔子上金床我生太
歲在卯明年復在卯二月卯日卯時吾稱帝之秋也新

書改云我生於卯明年歲旅其次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時當卽位語雖稍文然不是武人語且又遺卻卯時矣又通鑑宦官楊復恭與假子守亮書曰吾披荆榛立壽王旣得位乃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主天子新書改云柰負心門生何則更頽弱無味矣又有全代古人作文者姜皎傳舊書載元宗宣布其功之詔係四六乃唐時原文也子京旣不欲以四六入史則但摘其大意可矣乃改作全篇散文首尾完善一似繙譯者薛登傳舊書載其諫選舉一疏新書旣欲存之則用其原疏可矣乃通首全爲代作如陳篇希恩奏記誓報等語原本所無戛戛獨造取古人之意自成一家言此

丞與左僕射李絳相遇不避道絳上疏論之事下兩省
兩省奏元和中伊慎居師長之位太常博士韋謙削去
舊儀今李絳所論於禮甚當是兩省因絳疏而有此議
也新書則竟以兩省所引韋謙事併入絳疏中未免私
智自用且誣古人矣至其造語用字尤多新奇者今略

摘於左太子瑛傳李林甫數稱壽王美以迴妃意

撮謂迴合也時

武惠妃擅寵壽王其子也林甫欲傾太子而立壽王故云撮也

諸公主傳懿宗女衛國公主卒許

羣臣祭以金貝火之民取煨以汰寶

謂取灰鍊出金寶也通鑑謂取庭祭之灰汰其金也

柴紹傳唐兵與桑顯和戰紹繚其背敗之

謂繞出賊後也

苑君

璋傳衿肘變生

謂變起肘腋也

李廻秀傳撓意諧媚

謂曲意河附也

裴矩傳

池酒林誠

即酒池肉林也

宇文士及傳通諄勤

即通殷勤也

蕭瑀傳亾不

旋跬

即不旋踵也

蕭廩傳厲止夜行

即禁止夜行也

李嶠傳無所嫁非

謂無

所委罪也

蘇頌傳朝鼎夕砧

謂迅速伏誅也

張說傳追暑

謂避暑也

祈陳哀

到

謂陳情切至也

李甘傳齧疽剌

腔

謂孝子吮癰割股也李朝傳胖然無避屈

謂泰然無所顧也

裴胄傳蔓効峭詆

謂株蔓以効且醜詆也

王翊傳良金厚革

謂堅

甲利兵也

康承訓傳瘡痕士

謂創殘之兵也

孔巢父傳鏟跡民伍

謂晦跡于編氓

內藩鎮傳序肱髀相依李正己傳輔牙相依

皆謂互為唇齒也

李

賈臣傳嫁急熱為表裏

言急難相救也

李載義傳扶痕郵人

謂鞭責郵人成

瘡也

李正己傳矢液流離

謂淚下也

藩鎮傳贊引妖就瞋

即謂即瞋從昧

也

吳兢傳不殊如帶

謂不絕也

李光弼傳搥賊本根

謂拔其本根也李

嗣業傳以長柯斧堵進

謂軍士列如堵競進也通鑑云軍士執長刀如牆而進

馬璘傳漂

明傳築城未填

謂沉塗八也

此皆極意避俗憂憂獨創者未免

好奇之過然尙多新闢可喜至其好用叵字代不可二

字如桑道茂傳福壽叵涯薛頤傳卒叵之測張巡傳時

人叵知賈餗傳叵耐何安祿山傳叵可忍又承天皇帝

傳以沒奈何爲末耐何李泌傳以率爾爲帥爾此則徒

以新巧避陳俗未免同卉犬篠驟之誚矣子京於鄭餘

慶傳謂其奏議好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

曉何語時人譏其不適時何以子京明譏之而又自襲

之也舊唐書亦有澁語如韋渠牟傳朝士皆剝蹄甘亂

以附渠牟

新唐書多迴護

新書於名臣完節者雖有小疵而於本傳多削之蓋亦爲賢者諱之意如褚遂良惡劉洎遂誣之至死是遂良生平第一罪過乃本傳中絕不及僅於傳贊中略見之而詳其事於洎傳遂良又於江夏王道宗有隙誣其與房遺愛謀反流象州又嘗構盧承慶李乾祐皆坐貶及賤買中書譯語人地爲韋思謙所劾此皆遂良短處新書各見於道宗承慶思謙等傳而本傳不載馬周初爲御史韋挺爲大夫不之禮及周爲中書令遂沮挺入相又中挺運糧遼東事見挺傳而周傳不載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證將廷辨說惶遽欲從宋璟

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若不測吾將與子俱死
說乃以實對元忠得免死此事見吳兢宋璟傳及通鑑
而說本傳但云張易之誣魏元忠援說爲證說廷對謂
元忠無不順語忤后旨流欽州而絕不及宋璟 說之
事張嘉貞與說同相說惡之因其弟嘉祐犯罪怵嘉貞
素服待罪不入直遂出爲幽州刺史說代其處事見嘉
貞仁而說傳亦不載張嘉貞爲定州刺史立頌恒嶽廟
中有祈賽錢數十萬嘉貞以爲頌文之功納其數萬事
見舊書而新書嘉貞傳亦不載姚崇薦李乂由黃門爲
侍郎外托引重實去其糾駁之權崇又以韓思復沮捕
蝗事出思復爲德州刺史事見乂及思復傳而崇傳不

載元宗欲相韓休李林甫知之遂薦休休既相德林甫乃引林甫爲相事見林甫傳而休傳不載通鑑郭子儀以副使張曇性剛謂其輕已聽吳曜之譖奏誅之田承嗣旣降郭子儀應之緩承嗣復叛去而新書崔光遠傳子儀與賊戰汲縣光遠援之不力及光遠守魏與賊戰子儀亦不救故敗此數事皆子儀短處而子儀本傳不載趙憬與陸贄同相贄恃久在禁庭以國政爲已任乃徒噪門下侍郎姜公輔奏德宗云竇參嘗語臣云上怒臣未已帝怒乃殺參時謂公輔所奏竇參語得之贄云參之死贄有力焉又贄素惡于公異于邵等旣輔政乃逐之事見憬及公輔公異等傳舊書贄傳亦載之而二

書本傳不載此皆後人妄加
玷固用心之忠厚亦作史之通例也其於文士尤多所
廻護如王維傳不載其入侍太平公主彈鬱輪袍求及
第之事鄭虔汚僞命六等定罪謫台州司戶而虔傳末
尚云終不臣賊邵說奏德宗自敘陷於史思明本末蓋
以雪其陷賊之醜劉禹錫自作子劉子傳敘其與王叔
文相善被貶始末亦以掩其失身之誤柳宗元遺蕭俛
許孟容二書亦以辨其被罪之由舊書皆不載新書一
一補之全載其文正所以代爲昭雪舊書韓愈傳謂愈
文之不當者如柳宗元羅池神碑李賀不應進士諱辨
及毛穎傳近於譏戲又當時以史筆推愈及撰順宗實

錄敘事拙於取舍爲當代所非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愈
堉李漢蔣係方在顯位諸公難之韋處厚獨別撰以進
新書於此段議論盡刪之但云愈文奧衍宏深沛然有
餘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不及遠甚而略無
一語稍貶蓋子京本文人故有氣類之感觀者可以知
其用意之所在也

新唐書多周旋

新唐書著其人之美於本傳而別見其疵於他傳固不
失隱揚之意其有數人其一善事而分隸數人使各得
專其功若不數傳參觀則竟似一人獨爲之事而與他
人無與者此雖善善欲長究非信史也吳縝糾繆已摘

夏王道宗傳則以爲道宗所執一張昕之死也高固傳則以爲固伺間斬之楊朝晟傳則以爲朝晟父海賓所斬一劉闢之叛也杜黃裳傳則云惟黃裳固勸不赦嚴綬傳又云綬以天子新卽位不可失威請必誅李吉甫傳又謂吉甫獨請無赦綬所糾擿已略見一端矣然不特此也蘇頲傳元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頲在太極殿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是元宗誅韋后時惟頲一人執筆也而劉幽求傳又云是夜號令詔敕一出幽求手李乂傳又云韋氏之變詔令嚴促多又草定則一事也而係之